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六

蘇軾詩集

PDG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二十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瞻

上進

啓

荅試館職人啓

荅李寶文啓

荅王欽臣啓

荅彭舍人啓

謝賈朝奉啓

賀范端明啓

荅范端明啓

杭州謝執政啓

荅杭州交代啓

荅莫提刑啓

賀林待制啓

謝起居舍人啓

賀曾舍人啓

回喬舍人啓

賀孫樞密啓

謝惠生日詩啓

求婚啓二

答試館職人啓

伏承射策玉堂

此出李尋傳玉堂乃殿名而待詔者有直房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又汚

王堂之聲又班固

太常當飛白書玉堂之房以賜蘇易

史宮有玉堂殿

簡方觀筆陣校文天祿

在大殿北以閣秘書又揚

雄傳云雄校書於天祿閣遂秀儒林黨友增華摺紳共

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閑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

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

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

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抑將待

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辭令從容議

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

晉衛玠傳玠與王淳相見淳謂謝鯤曰昔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旨

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正始三國衛

齊王芳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驟貴晉司空張華見左太
年號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都賦數曰班張
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得士之喜非
我敢私載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苑當發策而莫
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為
巾笥之珍愧乏瓊瑤之報

荅李寶文啓

哲宗元祐四年冬十月戊申翰林
李士蘇軾奏神宗御集五十卷

又四十卷皆所賜手札言攻守秘計為別
集不許頒行且請依故事於西清建閣以
藏乃詔御集
藏於寶文閣

伏審祗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井
絡提封蜀都賦云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注曰河裔
括地象云岷山之地上為井絡言岷山為東井
維岷山之精也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暨謠頌率同恭
為天之井星也惟知府寶文望重搢紳材宜廊廟譬之金石蓋暗然而

日彰

中庸云君子之道暗然而日彰

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

揚子云水窮之

而益深則之而益遠

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

舊舟車雲集惠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車已聞報政軼倦

游滋久寤寐懷歸空詠甘棠之恩莫展維桑之敬悵焉

永望言不寫心

荅王欽臣啓

伏審祗奉明綸特膺異選以高才望策府

穆天子傳云天子東還封

長胫于黑水之西循黑水至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注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策府古藏書策之府所謂

藏之名以令德正僕臣側聞除書大慰輿論伏惟太僕

學士文鳴早歲學配前人豫章雖老於中林瑚璉終升

於清廟萬事不理問伯始而可知

後漢胡廣傳廣字伯始練達事体明解朝

章京師語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三篋雖亡得安世而何患

漢前

張安世傳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募求得書以相校无所遺失上奇其清塗方踐遠業難量愧修慶之末皇辱移書之見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懷

荅彭舍人啓

名汝暢字資深饒州鄱陽人治平二年李進士第一

伏審顯膺宸命進直掖垣除目播騰輿情欣屬國家董

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責實

神宗元豐

間詔舊唐六典以定官制使三省六曹臺省寺監各專其任先以階換官目爲寄祿唯當職者任此官故其名

正然而憲臺省闋無預於文詞儒館學宮不關於政理

惟此六押之任

職官分紀云中書舍人故

要須二者之

長非該通經術則不足以代王言非曉達吏方則不足

以分省事是爲文士之極任豈止時人之美談果有真

才來膺妙選伏惟某官道師古始識造精微學窮游夏

之淵源

董仲舒贊其師文淵源所漸猶未及游夏

文列傳班之伯仲

後漢文苑傳毅

傳大將軍竇憲以毅爲司馬班固爲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時

自期甚厚所得寔

多射策決科嘗魁天下之士犯顏逆指有古名臣之風

汝礪墓誌云嘗除監察御史裏行言王中正李憲用兵陝西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室禍亂之事

神宗初動伺間復言帝卒爲之改容粵從言動之司亟掌絲綸

之美璫璵美質豈獨一時宗廟之華杞梓異材固爲後

日棟梁之用載備負法從竊庇餘光聊陳輿誦之言少

荅函封之辱其爲欣佩莫究頌言

謝賈朝奉啓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挈去國蓋二十年側聞

松楸已中梁柱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

太平廣記云董仲舒墓門

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蟇陵酌以隻雞誰副橋公之約

魏武紀

云建安七年春正月曹操至後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
牢祀故太尉橋元褒賞令載公祀文曰又承從容約誓
之言殆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醑車
過三步腹痛勿怪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
肯為此宦遊歲晚坐念涕流未報不贊之恩敢懷盍歸
緯乎

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巨譚新論曰雍門

曰千秋萬載外墳墓生荆棘孤兔穴其中樵兒牧子躑
躑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曰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

此乎孟嘗君喟然兩露既霑空引太行之望并秋仁傑為

太息淚下承睫然兩露既霑空引太行之望并秋仁傑為

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豈謂通

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豈謂通

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

閭之耆舊自嗟來暮後漢廉范傳云廉叔不聞按蓬之

規後漢任棠傳云龐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

昇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大本水一孟置戶

良父曰棠是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蘓者欲

吾擊疆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尚意神交文選夏侯謀云

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

與特致生芻之莫後漢徐穉傳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

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穉子也詩不父老感歎

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无德以堪之

桑梓光華深衣練冠莫克垂洟於墓道之喪既除喪而

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昔穉今袴尚能鼓舞於民謡漢

練冠待于廟垂涕洟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無襦今五袴作字協韻則護反

賀范端明啓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

繼有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

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敢為言者悉以

公十九疏上之道

拜端明殿學士

右執啓恭承明詔追錄舊勲名陞祕殿之嚴實遂安車

之養仍推餘澤以及後昆聞命以還有識相慶竊謂死

生之事聖賢有不能了父子之際古今以為難言車千秋傳

云千秋為高廟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父之千秋上急變詔太子寃武帝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

公獨明其不然方其犯雷霆於一時豈意收功名於今日惟天

知我絕口不言丙吉傳云吉為人深厚不伐善偉事發

之相重非人謀之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學士至誠格物

隱德在人弼亮四世如畢公壽考百年如衛武國語衛武公年

九十有五猶曰歲歲於國曰無獨立不懼舍之則藏惟

有青蒲之言史冊傳元帝欲易太子丹伏青蒲上涕泣而諫太子由是遂為嗣尚在金

滕之匱白日一照浮雲自開坐使遺民復觀盛事子孫

歸沐下萬石之里門史記萬石君石奮傳奮少子慶為

聞之不食慶肉担請罪萬石君深加誚君相乞言授三

責自後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君相乞言授三

老之几杖三老兄事五更老乞言應劭漢書曰天子父事

優績漢書曰三老加賜五杖長九尺端以更延眉壽永

作元龜載無任歡喜頌詠激切之至

荅范端明啓

伏審參摯古樂追述新書琢石鑄金成之有數立鈞出
度施及無窮摺紳雲集於奉常端冕天臨於便座偉茲
壯觀自我元臣蜀公欲造新樂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
成比李昭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
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
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也事見墓
竊以樂之盛衰寄於人之存否秦漢以下鄭衛肆行
雖喜三雍之成光武中元元年初起明旋致五胡之亂
晉自惠帝以來五平陳之後粗獲雅音隋書音樂志云
胡亂華事見載記獲宋齊舊樂置清商院以管之求陳大樂令蔡子元天
子普明復居其職由是牛洪姚察等更共詳定雅音然
寶之中遂雜胡部太平廣記云唐之法曲雖失雅音然
載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道喪久矣孰能起之
作自爾夷夏之聲相亂無復辨者

獨求三代之遺聲允屬

四朝之舊德

范公自朝擢進士第歷

英宗宗是為

神宗至四朝

哲

恭惟致政端明文文耄期稱道

射見

義

直諒多聞進不謀安昔既以身而徇義退猶憂國今

推所學以及人豈惟盡力於考音至復傾家而制器蓋

事關於治忽必幽贊於神明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

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亡七篇矣故所傳止五

篇

雖賢者之事也獲古磬十六枚於捷為郡

前漢禮樂志成帝時

捷為郡

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與辟雍設庠序與孔樂成帝以向言下公卿

議會向

豈偶然而已哉軾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書之

辱究觀累日喜愧兼懷徒誦詠於再三豈發明於萬一

杭州謝執政啓

右軾啓小器易盈宜處不爭之地大恩難報終為有愧

之人到郡浹旬汗顏數四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
爭訟稍稀吏民習知其遲鈍雖尚嬰於寵劇庶漸即於
安閑顧此蠢愚亦蒙徵倖此蓋伏遇某官輔世以德事
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與人不求其備故令狂直得保
始終拍步武於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軾敢不欽承令德
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陽城之考姦容獄市敢師齊
相之言

事並見上注

庶寡悔尤少償知遇

荅杭州交代啓

右軾啓罷直禁中本緣衰病分符浙右更竊寵榮既尋
少壯之舊游復繼老成之前躅養病卧治之所

卧治見史記汲

黯

傳蒙成坐嘯之餘

蒙成見薛宣傳坐肅見成晉傳

顧此鈍頑實爲忝冒

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緯俗雅望鎮浮神馳方切於望塵

心照已先於傾蓋借之餘潤成此虛名滕大夫之才豈
堪治劇楚令尹之政或許告新望見有期瞻依愈切

荅莫提刑啓

右軾啓得請江湖雖適平生之願刺煩獄市豈堪老病
之餘賴茲德大而有容慰其心勞而愈拙故於始至借
以一言此蓋伏遇提刑某官威肅列城德懷雅俗雖在
按臨之屬部不忘宿昔之交情豈獨崇忠厚之風抑以
增衰朽之重其爲感忤未易名言

賀林待制啓

伏審圖舊聖時陞華法從僉言諧允有識歎咨萬木歲
寒配喬松於巨柏衆星夜艾凜明月與長庚斧藻昌朝
領袖後進傳聞四遠歡喜一詞恭惟某官名重弱齡望

高晚節文章爾雅蓋西漢之餘風惴惴無華亦東京之

循吏

後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詔王公曰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袁咸令劉方吏人同

聲謂之不繁

雖未有

凡閱

四朝而後用獨爲三館之

老臣著書已成特未寫之琬琰立功何晚會當收之桑榆載交舊最深慰喜良甚尺書爲賀鄙志莫宣

謝起居舍人啓

比者誤被聖恩軫及微物起於貶所付以名藩牧養疲民曾未施於薄效跡攀近侍已再被於寵光祿既多則功不可微職既崇則責尤爲重顧懇辭之不獲念圖報之未能方以爲憂敢辱見慶恭以某官德惟樂善志務達人重緣姻好之私賁以文詞之美捧讀數四第增愧慚屬眷候之向和宜福祿之益固未遂披奉但切傾懷

賀曾舍人啓

顯膺帝命榮進掖垣

事見上注

風聲所加中外同慶伏以取

才之道自昔爲難惟君子之所爲固衆人之莫識奢儉

異俗不害徐公之有常

觀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京州

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

不改其常故人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公雅尚自若而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無喜此蓋某官

世人之有常也舍人異材秀出博學名家世以文鳴遠紹父兄之業早

緣德進簡在裕陵之心

神宗山陵號永裕陵

今乃援而進之論者

惜其晚矣訓詞一出皆丹青潤色之文老拙自降有糠

粃在前之歎

晉書孫綽性通率好談調嘗語習鑿齒曰

批在前之歎

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歎之矍之糠

前在過蒙寵顧辱示華牋愧無酬德之言徒有得人之

慶感林之素寫述奚周

回喬舍人啓

軾聞人才以智術爲後而以識度爲先文章以華采爲
末而以體用爲本國之將興也貴其本而賤其末道之
將廢也取所後而遺所先用捨之間安危攸寄故議論
慷慨則東漢多徇義之夫自光武褒卓茂孔嚴光以激
勵名節故其末年如李固杜
喬陳蕃范滂之徒皆能
抗顏高議視死如歸學術浮夸則西晉無可用之士
自何晏王衍輩宗尚老莊專事夸誕故一時士
大夫皆稱然有蓋世之虛名无經濟之大畧興言及
此太息隨之元祐以來真人在位並興多士以出異才
眷言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上迨茲顯擢實慰輿情伏
惟某官名重儒林才爲國器深厚爾雅非近世之時文
直諒多聞蓋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幾華國著稱豈惟臺